

陈履生

至
元
述
林

江
洲
艺
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江湖藝話

陳履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洲艺话 / 陈履生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2018.8

(至元述林)

ISBN 978-7-5596-2289-1

I. ①江… II. ①陈… III. ①艺术—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0946 号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江洲艺话

作 者: 陈履生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丛书题字: 余英时

责任编辑: 肖 桓

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2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9 印张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289-1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至元述林

余英時題



至元社

CHIYU PUBLISHING

『至元述林』丛书

常任编委

朱万章 谷卿

策划人

唐饮真

总序

在中国古代的著述传统中，既有“作者”也有“述者”。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意在强调其古典主义立场，他的诠释和实践，大多遵循着“古”的范式和制度；“信而好古”也并不单纯是孔子个人的秉性，在稍晚的历史中更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和行动纲领。

事实上，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自古以来”，其指谓相当模糊，传述古典在大多数时候也变成了以古述今，或是述古作今。就连声明自己“述而不作”的孔子，在“述”完礼乐之后，也要进一步谋求“作”仁。所谓“传统”，即是如此的复杂和丰富，它恒处于一种“变”态，以至于总让人们感到种种不同程度和层级的隔膜。

文化与学术的盛衰无疑关乎时变，对文化与学术的阐释或态度，则更见势之所趋。经典固然重要非凡，但也许会带给我们不少偏见和执念，董理文献以“述”之，既是和传统重启对话的一番尝试，又是借以消弭“他”和“我”所共有成见的良好契机。我们呼唤那种真实的敬畏、冷静的独立和深沉的激情。

与致力于研讨具体知识的“至元集林”有别，“至元述林”要为我们描绘思想的感性，它聚合了当代资深学者和文化人士对历史、当下及未来的深切关怀和持久思考。也许丛书的各位作者之间互不熟识，但比照他们对生活的感知和对现实的理解，足见

精神共映、声气相通，他们同是在用文字维护和体践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宗尚和准则。

时维戊戌新春，前辈学者余英时先生为丛书题名，远自美国寄来，万里传书，寄望厚焉。“至元述林”亦谨愿作为“守住自己价值之幸运者”，保存一点带有温度的淑世情怀，或可“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

谷 卿

2018年植树日于文研所

前言

亚明先生生前经常调侃我们这些搞理论的，实际上是说我那些前辈们。他说：“画画不成搞理论，理论不成搞行政。”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的美术界的状况大致就是如此。从事美术史论工作是不受重视的，但是，没有想到经过20多年的学科化建设，美术史论专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好像再也没有人说这样的话了。我自大学三年级初为了摆脱不喜欢的染织专业，就开始暗地里转向美术史论的学习，期望在毕业后能鲤鱼跳龙门，果然是心想事成。当时在南艺美术系的各个专业中，染织确实好像是低人一等的，因为画得好的都考上油画、国画专业了，退而求其次或再次之就到了染织专业。实际上当时南艺有好多从事绘画的、画得好的却是染织专业出身。而染织专业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还是工笔花鸟专业的课代表。因此，今年还相继在上海、南京为色彩课的曹辅奎老师、教研室主任金庚荣老师举办祝贺八十的寿宴，遗憾的是，教图案课的张嘉言老师却于今年以近百岁的高龄谢世。

从事史论专业是非常辛苦的，像个啃书的蠹虫，通宵达旦，年复一年，留下的虫眼往往是人们的不屑一顾。可是，这一群人不知为何都比较固执，死心眼，不断地写，不断地敲键盘，很少有收手的。就我的经验而言，在所写的长短短短的文章中，有些是自己愿意写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迫于无奈的。往往是愿意写

的没有时间去写，而不愿意写的又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忙里偷闲去写。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是写专栏，欲罢不能，比如说我在《文艺报》和《美术报》开设的专栏以及专栏写作。

我与《文艺报》的缘分源于对它的尊重，从2000年1月6日开始，在其“艺术周刊”开始撰写“视窗”专栏。经过一段时间，大概是2005年7月，停了。但在文艺界产生了影响，最直接的是导引出《美术报》的专栏。2004年初，当时任职于《美术报》的王平兄基于我的《文艺报》专栏的影响，邀请我为该报撰写“陈履生观点”的专栏，并以最高的稿酬来诱惑我。我比较喜欢接受挑战，倒不是因为稿酬，稿酬再高都不具有基本的性价比。我答应了，一写就是七年加一个半月。到2011年总共写了370余篇。时间截止在2011年2月的第二周。中断的原因是我在调任国家博物馆之后实在无力再进行这样每周的观察、思考与写作。写专栏之苦，是因为遇到生病、出差、酒后等，都必须挺着，不能爽约，相当考验人。而最为挠头的是，到了写专栏的时间，坐在电脑前，很长时间不知道写什么。抓耳挠腮，辗转反侧，翻东找西，寄希望于灵感的出现。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江郎才尽。可是，就这样还不见好就收，不知为什么。写专栏对我来说好像有瘾。

2010年《文艺版》改版，《文艺报》多年合作的朋友还是邀我撰写“视觉前言”专栏。他们可能认为我比较靠谱。鬼使神差，一时冲动就答应了。至今也有五年的时间。如果从2000年最初合作开始算起，其间经历了四任总编辑。很多人都不解我写的《文艺报》专栏文章的标题为什么那么长，其实仅仅为了形成特点而已，能让读者一目了然知道说的是什么。自从停止了《美

术报》的专栏之后，《美术报》同人对我的感情以及我的《美术报》情结，似乎还在彼此的心心相印之中。后来，现任的总编辑张谷风女士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我，更多的是她受到流行的微博140字的启发，希望每周来7段140字的微言。并许以想写则写、不想写则可不写，因为现实中再说稿酬实在不能成为说服我的力量。因为此前《美术报》的稿费在七年多的时间内没有涨过一分钱，而七年内的物价上涨则是有目共睹。如果计较稿费的话，早就搁笔了。后来想想人们常说时间挤挤就出来了，那就挤呗。2014年9月开始在《美术报》开设了“陈履生微言”的专栏，仍然是每周一期，一晃也一年有余了。客观来说，之所以答应续写，也是因为朋友们包括我的一些前辈们经常鼓励我，或者说他们喜欢我替他们发声。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我还先后给《中国文化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北京晚报》以及广州的几家报纸写过专栏，但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坚持下来。由此来看专栏的问题，需要作者和编者持之以恒的配合，这种合作需要默契，需要一种专业的责任感来维护它的存在，尤其是需要编辑的定时而不断的提醒和催促。没有坚持下来的一方面是作者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报社或编辑的问题。报社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版面的调整，而编辑的问题则更多的是没有那个耐心去定时而不断的提醒和催促。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有些编辑磨不开情面，不好意思三番五次来催稿，因此，一回两回，差不多三回就断了。应该说，编辑和作者一样，能够坚持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专栏把我弄成像永动机一样，难以停息，留下的是一串长

长的目录。收入这本文集的是在研究文章、画家评论以及两个专栏之外的其他文章，始于2010年。因为从内容方面考虑，也收了几篇《文艺报》专栏中的文章。文集中的文章，包括书评、自述、题跋、杂论、前言、后记等，也算是一个时段和一个方面的总结。

2015年11月22日于雪天

本来这本文集是由广东一家出版社出版，后来因故而搁置。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实在也是喜出望外，但不能另起炉灶。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选了截止到2017年的一些文章，其选择的宗旨不变。可是，和时间的变化一样，许多事情也随之变化了。到2017年8月，我停止了《美术报》专栏的写作，而此前促成我继续写此专栏的张谷风女士也调离了《美术报》。更为重要的是，我在2016年8月从国家博物馆退休。本想退休之后可以清闲一点，没想到的是更加忙碌，东跑西颠，应接不暇。还是想过一点自由的生活，所以，顺势就停了《美术报》的专栏，确实感觉到累了。可是，还有很多稿约以及自己想写的、想研究的内容，也只能是忙里偷闲。

2017年岁末补记

目 录

前言·····	IV
我与汉画学会，我看汉画大展·····	1
黄建华的气质与气场·····	8
新中国艺术高原上的“它山”·····	13
在平遥收获德国的“美最时”马灯·····	17
解读黄永玉先生 12 年的生肖画系列·····	21
克孜尔石窟·····	29
库车大峡谷的自然壮观·····	32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画与深圳·····	36
军事题材与军旅画家·····	45
臧跃军：庄严的幻象·····	48
痴迷威尼斯的宿命·····	50
爷爷的煤油灯·····	54
被批评的态度·····	61
2016 中国美术述评·····	65
刘海粟：20 世纪中国美术的高峰·····	72
陈半丁落后的原因·····	78
通俗文艺要近通远俗·····	83

视觉与视野·····	87
《陈履生艺术评论集》序·····	89
2015 年美术述评·····	93
灯下艺话·····	108
《陈履生美术史论集》前言·····	116
《〈文艺报〉专栏文集》前言·····	122
《陈履生画集》前言·····	125
国之槐，文之树·····	128
《贫僧有话要说》说什么·····	132
机遇与眼光·····	138
看《清明上河图》热·····	142
画树题跋·····	146
艺术的搓衣板·····	150
主流画坛日益江湖化·····	154
再说主流画坛的日益江湖化·····	157
科勒·穆勒夫人的“任性”·····	160
学书自述·····	164
不可复制的威尼斯双年展·····	167
世博会的检验·····	171
世博因文化而精彩·····	175
文人的书房·····	177
书写《礼运·大同篇》记·····	181

曾经的海上·····	188
《功甫帖》真伪的争议·····	191
为什么要美术馆、博物馆·····	196
米老鼠的魅力·····	198
华人美术教授在美国·····	202
革命的时代·····	206
从亚马逊到伊瓜苏·····	210
我与《美术报》·····	213
写给 20 年后的我·····	217
我心中的圣殿·····	219
读《仰观集》·····	222
曾经大有作为·····	225
我与摄影·····	229
起步·····	236
自说自画·····	240
阴差阳错·····	242
中国画在 20 世纪·····	245
在镇江高考之后·····	254
时代的图典·····	257
批评何在？批评何为？·····	260
黄瓜园的记忆·····	264
后记·····	270

我与汉画学会，我看汉画大展

1985年，我从南京艺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因为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汉代神画中的两对主神研究》，可能这是当时仅有的一篇以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为题的硕士论文，当时还没有美术史论的博士学位。所以，与汉画研究的一些老师都有联系，因此，我1985年能够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南阳会议。1985年，《南艺学报》发表了我毕业论文中的一个部分；1987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硕士论文，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虽然时过30余年，当时激动的感觉犹存，对于每一位学人来说，自己的第一本书和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样，一直都难以忘却。

大概是在1979年左右，我在南京艺术学院上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对汉代肖形印特别有兴趣，当时用透明的硫酸纸摹写了很多图像。同时，还痴迷那些画像石、画像砖。由于我对拓片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爱好，也促成了我的硕士论文的选题，在《论汉代神画中的两对主神研究》中，我第一个提出了“神画”的概念，以